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卷一百十八至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侍詔臣胡士震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林紹龍

史記卷一百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

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内宫爲築外宫而舍之及貫髙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内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悔不令理厲王母令吕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

世縣也索隱案漢書作毋家縣謂父祖代居眞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集解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

陽侯索隱漢書作褎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鎚令從者魏敬剄之正義剄古鼎反剄謂刺剄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

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集解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輂音巳足反反谷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

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集解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瓚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集解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瓚曰官為大夫名但者也索隱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集解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集解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

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索隱蕑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閒忌字音亦同正義謀殺開章以閉絶謀反之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正義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也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謾音慢慢詆也實葬肥陵詆云不知處按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

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集解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

不以聞集解文穎曰忌簡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
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
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
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
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
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
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
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

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集解徐廣曰嚴道有邛僰九折阪又有郵置駰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故曰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索隱案樂彥云妾媵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廪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謂它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令暴摧折之臣

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今岐州雍縣也）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即

令丞相御史逐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户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瓚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

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集解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正義謚法云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叄分之東城侯良前薨

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髙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邉越

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為諸侯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

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畧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集解徐廣曰詗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

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鄧展曰詷捕也孟康曰詷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集解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集解徐廣

曰一云毆擊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劒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索隱案巧者謂善用劒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逮謂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

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集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

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靁被事耳王自度無何集解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靁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被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

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索隱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集解駰案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案輿地圖集解蘇林云輿猶盡載之意索隱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集解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

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寛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

内不期而隨此千歳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呉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呉王之聽昔秦絶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

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䮾索辟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括地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

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
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
姓離心瓦觧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髙皇帝曰時可
矣髙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
發矣髙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
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
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髙三王

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覩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集解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集解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

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絶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絶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集解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

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集解如淳曰不以為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集解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令

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

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别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集解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　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黄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

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
若蜚材幹絶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
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
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
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
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
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
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

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集解徐廣曰一作嘸音寱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駰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二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集解瓚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索隱案知猶解也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集解如淳曰言吳不塞成皐口而令漢將得出之今我令樓緩集解駰案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先要成皐之口正義成皐城在河南澠水縣東南二里周被下頴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正義轘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内趙國人言曰絕成皐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即成皐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

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集解徐廣曰大鐮謂之剴音五哀反或是鐖乎索隱劉氏鐖音吾裹反鑿音自各反又鐖鄒音機鐮音廉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索隱即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

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集解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鬢故曰耐古耐字與髡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

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集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集解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

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集解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索隱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集解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崔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集解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

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集解徐廣曰在江夏駰案蘇林曰下雉縣名索隱雉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

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集解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集解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賔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集解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共議也索隱案肆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

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集解徐廣曰比吏而非真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集解蘇林曰以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

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集解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集解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

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令王恐天子皆為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集解徐廣曰密豫作

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傅母屬王疑

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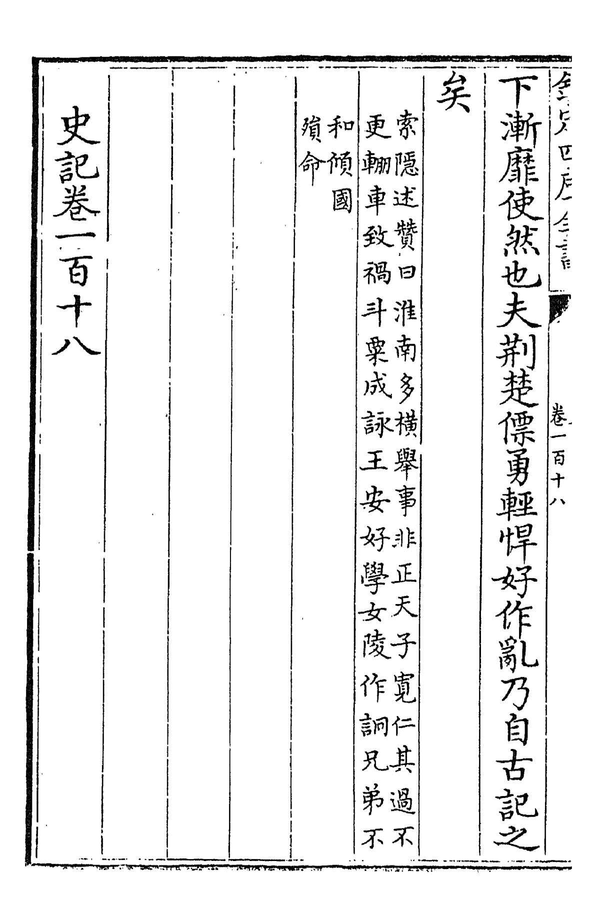
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賔客賔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鍭矢集解徐廣曰輣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救漢書作枚劉向别録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邱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

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幷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索隱嬴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輣車鏃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

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按漢書表司馬安也大行息索隱案漢書表李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

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



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轞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詷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史記卷一百十八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考證

淮南衡山列傳廷尉臣賀○臣照按漢百官公卿表張釋之以孝文三年為廷尉終文帝世不遷此廷尉賀不知何人疑有譌字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容齋續筆曰高誘作鴻烈解叙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漢亦使曲城侯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功臣

表蟲作蠱

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

不敢效也○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靁被

也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

○振西京賦作侲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陳沂曰按任囂死後趙

佗始自為王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被一時對

辭不究其實耳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吕氏春秋

及宋世家皆以為箕子

令我令婁緩先要成皋之口集解漢書直云緩無婁字

婁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

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徐孚遠曰周被陳定皆著

姓名緩不得獨去姓婁緩當是與古人姓名同也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闕文疑秦地二字之誤

產五十萬以上者○一本產上有家字

王安自剄殺集解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臣照按年表安在位四十三年元狩元年自殺徐廣殆以夏正十月當屬元朔六年故只作四十二年乎否則二字狩字誤

信哉是也○一本作信哉是言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謂奉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

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集解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小以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令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索隱庳下也音婢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

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索隱梱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集解駰案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陵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産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賢大夫合著在

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贄為相索隱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贄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集解徐廣曰一作閑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

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集解駰案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珮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産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劒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賛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吏述焉叔孫鄭産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愆李離伏劒為法而然

史記卷一百十九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考證

循吏列傳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呂氏春秋進孫叔敖者沈尹莖

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韓詩外傳作其弟諫曰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呂氏春秋作石渚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集解文穎曰六

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南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集解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

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内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顔色常慕傅栢袁盎之為人也集解應邵曰傅栢梁人為孝王將素伉直索隱傅音付人姓柏名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集解徐廣曰一云名棄疾索隱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集解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

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戇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集解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索隱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集解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踰音庾案漢書作瘉瘉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

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而視之集解如淳曰厠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厠也厠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集解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襃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

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集解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音路洞反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

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内史為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

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

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索隱貰音時夜反貰賖也鄒氏音勢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集解如淳曰按三輔黄圖云未央宫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

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集解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黙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集解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名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名君矣索隱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集解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集解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

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集解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假宏索隱按漢書作叚宏始事蓋侯信集解徐廣曰太后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

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集解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集解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索隱置即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偏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賔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集觧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隠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

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集解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集解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僦人僦人蓋興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駰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僦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僦音即就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僦人取庸直也或者費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辜較字亦作酤榷榷者獨也言國家獨榷酤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辜較也多逋負

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集解如淳曰丞相長史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内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賔客益落索隱落零落猶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賔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集解徐廣曰邽一作邳索隱邽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為廷尉賔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

廷尉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旃

史記卷一百二十

史記卷一百二十考證

汲鄭列傳愚民安知○顧炎武曰愚民安知為一句

其先鄭君集觧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徐孚遠曰景帝

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令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集解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索隱案子夏爲魏文侯師子貢爲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爲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集解駰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今陳州澹臺子羽居楚正義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

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正義顔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相傳以為秦阬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

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

集解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

適戍索隱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絶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

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顏云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

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集解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索隱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固生正義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索隱母音無胡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

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集解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校教也可教道藝也殷曰序正義序舒也言舒禮教周曰庠正義庠詳也言詳審經典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

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集解徐廣曰一云次治禮樂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内史正義案左右内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括地志泮宮在兖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内宫之内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辟雍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集解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邳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絶賔客

獨王命召之乃往集解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集解徐廣曰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

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集解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大傳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

陵繆生至長沙内史索隱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

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

為膠東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

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

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與黄生爭論景帝前黄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

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

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集解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

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集解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集解駰案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集解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

受之索隱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

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集解駰案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寛兒寛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寛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謂兒寛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為養案有廝養卒廝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寛寛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

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欻爾復出古訓復申臧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

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雠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隱漢書作頌亦音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滿意索隱公户姓滿意名也案鄒展云二人姓氏非也桓生單次索隱

單音善單姓次名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集解徐廣曰屬山陽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案商姓瞿名字子木瞿音劬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傳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堅堅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馯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

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集解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

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集解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集解徐廣曰舒一作荼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

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閒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母生集解駰案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集解徐廣曰殷

一作眨又作瑕也

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儒林列傳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微賤之人腐刑無據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詈轅固之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駰謂比儒生于律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

之

欲求能治尚書者○尚書疏曰尚字乃伏生所加

孔氏有古文尚書○臣照按顔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王應麟曰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書疏云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則又是安

國祖藏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侍詔臣胡士震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劉清瀾

謄錄監生臣王鍾岱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集解孔安國曰免苟免也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集解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

而為圜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斲雕而為朴索隱應劭云削琱為璞也晉灼云凋弊也斲理凋弊之俗使反質樸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集解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吕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集解徐廣曰屬河東索隱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正義括地志云故楊城

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洞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瞷氏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癇病也索隱荀悅音閑鄒氏劉氏音並同

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集解徐廣曰鄛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太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

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

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甯成者集解徐廣曰甯一作寗穰人也集解徐廣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駰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索隱數音所注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

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名寧成為中尉正義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顔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觧脫詐刻傳出關索隠觧音紀買反脫音他活反謂脫鉗鈦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隠貰音食夜反貰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

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集解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集解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堅忮也司馬安之文惡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集解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凴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集解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音胎故斄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

稷所封漢斄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若京都府史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令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集解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集解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

刻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集解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集解鄧展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集解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集解韋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甯成

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集解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

絶知友賔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隂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集解韋昭曰制御人始爲小吏乾沒集解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駰案服虔曰射成敗也索隱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正義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爲乾心内不合爲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集解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内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索隱傅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集解李奇曰亭平也索隱使之平疑事也奏讞疑

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集解韋昭曰在板絜正義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言上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鑑也奏事即譴湯應謝集解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集解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正義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罪當釋聞集解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駰案瓚曰謂常見原即奏事上是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

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集解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集解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内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

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元狩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

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用鉏築豪强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筭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集解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甞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

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邉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宫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已空虚邉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

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别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盗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集解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太官之别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

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集解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集解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為會稽郡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

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正義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為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内史邊通學長短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

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言湯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固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集解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

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

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集解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敷妙反縱有姊姁索隱李奇音吁孟康音詡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

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名縣名治敢行少蘊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蘊音慍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索隱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集解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

陵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内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集解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

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為死罪解脫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贍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預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集解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

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集解徐廣曰嗛音銜至冬楊可方受告緡集解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揚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為

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謂求楊可之使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格音閣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集解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為姦集解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

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内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内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内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補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内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

旁郡國犁求索隱犁音犁梨比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内徙諸名禍猾吏集解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按漢書作徒請名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内則楊皆麻戊集解徐廣曰闕一云麻戍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内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茌音士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

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内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

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集解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索隱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繫朝鮮為彘所縛還免為庶人病死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惽惽不辯索隱惽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集解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缿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蒼音胡江反購告言姦置伯格長集解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也落皆設督長也索隱伯音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為

人謟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攻詆下户之猾以焄大豪集解駰案焄音熏索隱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户之中有姦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正義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

丈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内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禄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

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歛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集解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

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韋昭曰沈沒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

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集解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廏丞正義百官表云太僕屬官有大廏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

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摇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集解駰案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正義今岐山岐縣北時屬右扶風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正義杜氏譜云字長孺南陽杜衍人索隱地名也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

史使案邊失亡集解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寛内深次骨集解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索隱次至也宣為左内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集解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集解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索隱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至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

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刺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

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秏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畧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集解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推音直追反減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索隱蝮音蝮蛇屬鷙音至鷹屬以言奇酷比之蝮毒焉水衡閻奉

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賛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爲圓禁暴止姦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視舞文巧詆懐生可恃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酷吏列傳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〇劉奉世曰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大官之别也主酒〇漢書師古注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〇臣照按前云湯客田甲賈人始湯與錢通此下云湯欲奏請信輒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前又云甲有賢操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

風後文云天子案誅三長史出田信豈田信即田甲乎

猾民佐吏為治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臣照按猾民畏縱之嚴反為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師古解最得如索隱所云則是令之把持官吏也

失之旁郡國梨求○凌稚隆曰梨求漢書作追求

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

之屍亦飛去○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内史○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温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内史按温舒未嘗免作為字是張温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臣照按遷身被腐刑受酷吏之害又諸酷吏皆武帝意所向故深其文使讀者自明非正辭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考證